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爲都督入郡軍事燕郡太
守封融爲勃海太守檀韶爲琅邪太守皆引兵
還韶抵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
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京口陽引兵拒盧循長史
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
埶居上流宜決南塘守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
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
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劉
闡曰循所將之衆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
子拳捷善鬬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
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

無忌不聽二月壬申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即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既而知賊未至乃止

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此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裕申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豈其不然覆溺何害

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

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劉裕遺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眞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荆州刺

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
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
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
足憂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
午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
步走餘衆皆爲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
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
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
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
之己未 大赦裕募人爲兵嘗之同京口赴義者
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屯諸津要裕曰賊
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守
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
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往來旅轉集徐更論之且
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
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
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彊
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初何無
忌劉毅之南討也昶等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
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爲龍驤將軍東海虞
丘進廷折昶等以爲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
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

虛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兵同
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
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彊寇內逼人情危
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
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
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
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
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恚甚言
不行且以為必敗固請死裕怒曰卿且申一戰死
復何晚昶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臣於
北討衆並不同唯臣贊裕行計致使彊賊乘[illegible]
[illegible]尼之罪也請[illegible]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
[illegible]死乙丑盧循至海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
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
[illegible]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穆輔之
鎮京口穆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
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
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
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
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
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為計謂道覆
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

計曰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數曰我終爲盥盥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於是衆軍轉集裕恐侵軼用虞丘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吳守之劉毅經涉蠻嶺僅能自免從者饑疲死亡什七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毅乞自貶詔降爲後將軍　盧循伏兵南岸使五七弱乘舟向白石聲言襲衆自白石步上劉裕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詣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禦林子程夫之子也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言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　引精兵六上至丹楊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　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

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北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
更與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
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甲子裕使輔
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公守劉鍾河間內史蘭陵蒯
恩中軍諮議參軍孟昶東海王等帥衆追循　八月
劉裕還東府大治水陸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
武將軍沈田子帥衆二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林
子之兄也衆皆以爲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
見力非目前之急裕小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
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元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
也　江州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虞丘進爲前驅

憂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　九月劉裕
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
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兗州刺史
劉藩寧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等南擊盧
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癸巳裕發建
康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
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
邑遣道覆來爲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
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薑別爲遊軍自拒道覆於
豫章口前驅失利薑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
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艇走還湓口初道規使

導爲游軍衆咸以爲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
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衆
心乃服　王仲德等聞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
民於南陵崇民戰艦來屯兩岸十一月劉鍾自行
覘賊大霧賊鉤得其舸鍾因帥左右攻艦戶賊遽
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
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爲虞庚戌孫處棄海
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
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置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欲攻雷池當乘船直下
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庚辰[illegible]裕

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艦艦之際裕
悉出輕艦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
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火之勢以燒之
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烟炎張天循兵
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丙申
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
沈于水衆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
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
戰弗能禁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
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子嶷玉輕軍追之循
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

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衰之曾孫也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裕益親任之

七年春正月劉藩帥子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　三月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威復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邊之又破循於蒼梧遜彭祖寧浦會處病不能進

奔交州初九眞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爲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餘衆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三千餘人必懸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然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鴆妻子召姑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乃悉殺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

譙縱之亂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琺出外水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與巴西丞昧謀作亂縱爲人和謹蜀人愛之暉昧共逼縱曰主縱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逼縱登輿縱一投地叩頭固辭暉縛縱於輿還襲毛瑾於涪城殺之推縱爲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聞變斬還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爲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殺璩及弟琺滅其家縱稱王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以明子爲巴州刺史屯白帝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譙明子于白帝破之　秋九月劉裕聞譙縱亡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脩之至宕渠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

三年秋八月毛脩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斬之脩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脩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

情地生塗已竭所以借命朝露者庶憑大威誅夷
讎逆今屢有可乘之機而陋每違期不赴臣雖効
死寇庭而救援理絕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城太
守劉敬宣帥衆五千伐蜀以劉道規爲征蜀都督
九月譙縱稱藩于秦
四年夏五月譙縱遣使稱藩於秦又與盧循潛通
縱上表請桓謙於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興以
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荆楚若得因巴蜀之資
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
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以爲鱗翼宜自
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虎懷引士縱疑之置於
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
秋七月劉敬宣既入峽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
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
茂龍驤將軍時延祖出涪城壓江轉戰而前譙縱求救
於秦秦王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
將兵二萬赴之敬宣留士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縱
輔國將軍譙道福悉衆拒嶮相持六十餘日敬宣
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太半乃引軍還敬宣
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荆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
降號建威將軍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
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濃繩敬宣

裕保護之何無忌謂毅曰宗何以私憾傷至公毅乃止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使冊拜譙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六年秋八月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縱以桓謙爲荆州刺史譙道福爲梁州刺史帥衆二萬四寇荆州秦主興遣前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江陸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問羣盜互起荆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廣武將軍彭城到彥之入援建康道濟抵之弟也鎮之王尋陽爲苟林所破盧循聞之以林爲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垂入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康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相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

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瞻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以陳謙等大敗謙單舸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湄口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遵帥衆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人安　九月

劉遵斬苟林于巴陵　冬十月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溫祚時延祖

八年冬十一月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爲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爲益州刺史帥衆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若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憤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

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脩之固請行裕恐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士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羸兵固險攻之未必可克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乘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來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

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鼠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祗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止曰

[illegible]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

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去譙王今我在猶足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齡石徙馬耽於越巂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illegible]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事賜爵豐城縣侯

呂光據姑臧

晉武帝太元七年秋九月車騎前部王彌賞鄯善王休密馱入朝于秦請爲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灋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

軍呂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凌江
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揔兵
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光略陽羌酋婆樓之子
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
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
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車
師前部王彌寘爲鄉導　冬十二月秦呂光行
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
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九年秋七月龜茲王帛純窘急重賂獪胡以求救
獪胡王遣其弟呂龍侯將馗帥二十餘萬騎
溫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秦呂
光與戰于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
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
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
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
爲龜茲王
八月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
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
十年春三月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
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將軍
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進

止衆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餘匹而還　秋九月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遠伊吾闕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犍爲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銳不易當也將軍[illegible]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豈若奉爲盟主以衆望推忠義我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熙貪其精銳柔兼毛興連王統楊璧合四州之衆稱兵逆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于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胤爲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

衆五萬拒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
統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遏
歸國之衆遣彭晃杜進姜飛爲前鋒與徽戰于安
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
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
以杜進爲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郡
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城
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
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爲附之泮曰[illegible]
[illegible]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illegible]
[illegible]泮但竭力不足不能[illegible]君父之難[illegible]

逆氏彭濟之所爲乎主簿巨光固其當也光殺濟
而皓主簿尉祐姦佞傾險與彭濟同執梁熙光寵
信之祐譖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
悅光以祐爲金城太守祐至允吾襲據其城以叛
呂光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

十一年　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言其
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
於魏安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逆大
豫爲主攻呂光昌松郡拔之執太守王世強光使輔
國將軍杜進擊之進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
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礪

兵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朞年光可取也大義不從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爲長史傳檄郡縣使穆說諭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有衆三萬保據楊塢

夏四月張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及兗髮思復韃子奚干帥衆三萬屯于城南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奚干等二萬餘級秋九月呂光得秦王改元凶問舉軍縞素謚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安十一月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十二年秋七月呂光將彭晃徐炅攻張大豫于臨洮破之大豫奔廣武王穆奔建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以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

冬十二月呂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河湟太守強禧以叛張掖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伺釁募而動若晃穆未誅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二兇初叛與寧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三

旬拔其城誅之光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歎曰今日以將左袵吾忍不救之邪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爲敦煌太守既而穆聽讒言用兵攻嘏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亡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穆引兵東還未至衆潰穆單騎走辭焉令郭文斬其首送之

十三年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爲武威太守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爲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聞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濫大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人彊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爲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十四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光立石氏爲妃紹爲世子

十九年秋七月三河王光以子覆爲都督五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大赦改元龍飛備置百官以世子紹爲太子封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爲尚書

乞伏據金城

晉咸安帝咸和四年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于苑川因改并鄰部士馬彊盛及趙亡述延懼遷于麥田述延卒子傉大寒立傉大寒卒子司繁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聞秦王堅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

武帝寧康元年鮮卑勃寒寇掠隴右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太元元年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八年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

曰符氏疲　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
方之業及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
併之衆至十餘萬
十年秋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
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以乙旃童渥爲左相屋
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
輔弟乾歸爲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
勇士城而都之
十一年春正月南安秘宜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
伏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宜奔還南安
秋七月秘宜與莫侯悌眷帥其衆三萬餘
降于乞伏國仁國仁拜宜東秦州刺史悌眷梁州
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秦主宜以乞伏國仁爲大將軍大
單于苑川王　夏六月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
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于六泉秋七月
與沒奕干金熙戰于渭渾川沒奕干金熙大敗三
部皆降
十三年夏四月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
平襄獲其子詰歸　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
謚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
弟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

元大初　秋七月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邊氏爲
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
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爲左長史
東秦州刺史祕宜爲右長史武始翟勍爲左司馬
略陽王松壽爲主簿從弟軻彈爲梁州牧弟益州
爲秦州牧屈眷爲河州牧　九月河南王遷都
金城
十四年春正月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爲大將軍
八單于金城王　夏五月金城王乾歸擊侯年
歸六城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　冬
十月抱罕羌彭奚念附於乾歸以奚念爲北河
州刺史
十五年冬十二月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
歸
十六年春正月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
乾歸以宗女妻之
十八年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爲太子熾磐勇
略明決過於其父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爲左
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　夏
六月秦主登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
冬十月秦主崇爲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

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十一月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

二十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邊芮等領府佐如故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遷于西城

二十一年越質詰歸帥二萬叛西秦降于秦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懼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于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袍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紿延云乾歸衆潰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袍罕光亦引兵還姑臧

夏六月

西秦王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爲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屋弘破光爲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瑥爲興晉太守鎮枹罕

三年西秦丞相出連乞都卒冬十月以金城太守辛靜爲右丞相

四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　夏五月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峽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軍于隴西

秋七月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元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以兵數之乾歸聞之使慕元帥中軍二萬屯柏楊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將輕騎數千前偃奏秦軍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爲追騎所逼入於外軍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衆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僭檀迎之賓於晉興

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禿髮傉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勢窮歸命非其誠欵若逃歸姚氏必爲國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間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吾父子居此必不爲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彊吾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爲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　冬十一月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爲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武公儁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五年春二月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　夏四月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爲僚佐偏裨

元興元年夏四月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南

涼王傉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
秦主興以熾磐爲興晉太守
義熙二年十一月乞伏乾歸入朝于秦
三年春正月秦主興以乞伏乾歸寖彊難制留爲
主客尚書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
四年乞伏熾磐以秦政寖衰且畏秦之攻襲冬十
月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于嵳峴山而據之
冬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爲奚念
所敗而還
五年春二月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
彭奚念乘虛代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
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源熾
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　夏四
月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衆得
二萬徙都度堅山　秋七月乞伏乾歸復即秦
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冬
十月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爲王后世子熾磐
爲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屋
引破光爲河州刺史鎮枹罕以南安焦遺爲太子
太師與參軍國大謀
六年春三月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　秋
七月乙丑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

其衆二萬五千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
九月西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
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
七年春正月秦王興以太常索稜招撫西秦西秦
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遣鴻臚拜
乾歸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
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爲鎮西將軍左
賢王平昌公　二月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
部于度堅城以子敕敕爲秦興太守以鎮之　夏
四月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衆于疊蘭城以
兄子阿柴爲武國太守以鎮之五月復以子十

于爲武威太守鎮嶩峨城　秋八月河南王乾
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栢陽堡克之冬十一月
進攻南平太守王愔於水洛城又克之徙民三千
餘戶於譚郊遣乞伏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　十
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棲枹罕乾歸討之不克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利髮南走
追斬之以乞伏審虔爲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
二月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
六月乞伏公府弑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
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
揚武將軍木弈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爲

鎮京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
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　秋七月乞伏
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
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
奔嶲崍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轘之於譚郊八月
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
乾歸於枹罕謚曰武元王廟號高祖　九月河
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勍為相國侍中太子
詹事趙景為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
侍中等官
十年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

禿髮樹機能
晉安帝興寧三年冬十月鮮卑禿髮推斤卒年一
百一十子思復鞬代統其衆推斤樹機能從弟務
丸之孫也
武帝太元十九年　初禿髮思復鞬卒子烏孤立
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
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
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
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烏孤與其羣下謀之曰可
受乎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為屬人石眞若留不對
烏孤曰卿畏呂光邪石眞若留曰吾本根未固小

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驕之
俟釁而動莫不克矣烏孤乃受之
二十年秋七月禿髮烏孤擊乞弗折搖等諸部皆
破降之築廉川堡而都之廣武趙振少好奇略聞
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
濟矣拜左司馬三河王呂光遣使拜禿髮烏孤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遣使拜禿髮烏孤
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
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
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爲帝王之事耳乃[illegible]
數次初儀制而遣之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
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
涼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于街亭
涼兵大敗　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磨善天
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東井磨謂僕射王
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王上老病太子闇弱太
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要
彼常切齒將爲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彊二
苑之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爲主
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
磨夜以二苑之衆燒洪範門使詳爲內應事泄詳

被誅麿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起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涼王光召太原公纂使討麿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麿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纂推兄爲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爲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爲弘演矣統至番禾遂叛歸麿弘纂之弟也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麿大破之麿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恚悉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衆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攻麿城與麿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略

光將軍程肇諫曰御寇當[illegible]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破麿將王雙于城西麿兵勢沮遣使詣軌于充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二年春正月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爲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麿禿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傉檀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于城北　夏四月涼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麿敗之纂敗還

六月楊軌自恃其衆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麿言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楊軌

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激擊篡奪戰大敗之軌奔于乞基磨性褊急殘忍不為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為虎威將軍散騎常侍引兵襲張掖東大

秋九月楊軌屯廉川收集夏衆三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稱尋為羌酋梁飢所敗西奔隴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群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遠將軍潘也曰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戰禽也飢

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飢遣子為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群臣憚飢兵彊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領南五郡庶幾可取太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飢雖驍猛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玄明為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祺

滉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夷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　冬十一月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烏孤　十二月西平王禿髮烏孤更稱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傉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亹夷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家何先楊統曰乞伏氏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老耄嗣子微弱篡位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亹廉川棄虛迭出往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勢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如城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夏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傉檀入錄府國事　秋八月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謚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四年春正月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夏五月楊軌田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

之

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鍮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然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吾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平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隣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傳檀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　夏六月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撫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元興二年春三月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傳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傳檀謂諸子曰傳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傳檀利鹿孤卒傳檀襲位更稱涼王改元弘昌遷子樂都謚利鹿孤曰康王　是歲秦王興遣使元禿髮傳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

二年春二月南涼王傉檀畏秦之彊乃去年號罷
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主興曰車騎
獻款無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爲臣之道乎尚曰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
密邇劫寇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
嫌興善之傉檀求領涼州興不許
義熙二年夏六月禿髮傉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
城固守傉檀至王泉而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
于秦秦主興以傉檀爲都督河右諸軍事
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長安涼
州人由是皆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弗
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
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嘗膽枕戈共守孤城仰恃
陛下聖德俯仗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
下柰何乃以臣等貿馬二千匹羊三萬口賤人貴
畜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
千餘户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
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
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
民墜於塗炭恐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使西
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帥
步騎三萬軍于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遽逼遣

王尚尚出自清陽門偁檀入自涼風門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偁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二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偁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如何敞曰涼土雖獘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偁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興以爲尚書偁檀燕羣僚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爲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王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偁檀善之　秋八月禿髮偁檀以興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樂都襲涼州秦爵命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冬十一月禿髮偁檀遷于姑臧

三年秋七月禿髮偁檀復貳於秦遣使送乞伏熾磐熾盤斬其使送長安　九月禿髮偁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　十一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擊偁檀于支陽殺傷萬餘人而還偁檀帥衆追之勃勃逆擊於武陽下大破之殺傷萬計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以禿髮偁檀外內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偁檀與宗論當世

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僼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返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僼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六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僼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僼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史部尚書尹昭諫曰僼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同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遣僼檀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僼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帥聲言討勃勃僼檀猶據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僼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

人一士鍾等謀爲內應事泄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彊寇在外而姦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傉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爲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傉檀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

冬十一月禿髮傉檀復稱涼王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皇后世子武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鼂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左右僕射昌松侯俱延爲太尉

蒙遜據張掖

晉安帝隆安元年　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爲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爲尚書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之無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藿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

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五蒙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獵書史以羅仇麴粥之喪歸葬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　夏五月涼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忽谷破之蒙遜逃入山中蒙遜從兄男成爲涼將軍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屯樂涫酒泉太守暠澄討男成兵敗澄死男成進攻建康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地叛者相望危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出府君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鄙人高遠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以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蒙遜帥衆歸業業以蒙遜爲鎮西將軍光命太原公纂將兵

討業不克

二年夏四月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太守呂純以歸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爲臨池侯以德爲酒泉太守敏爲沙州刺史　六月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祿治張掖將追擊弘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免業城安西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爲之築冢非[illegible]

[illegible]業不從莫孩[illegible]爲呂篡所破

三年春二月段業即涼王位改元天璽以沮渠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

五年夏四月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男略欲遠之蒙遜亦深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權素豪雄爲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鑒斷之才非撥亂之主鄉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爲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

蒙遜乃求爲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
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
成欲以取假日爲亂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
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
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
故約臣祭山而返誣臣以臣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許
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
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
於段王而段王無以任我以任我諸君能爲報仇乎且
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衆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
所能濟也男成素但衆心衆皆憤泣爭奮比至氐
池衆逾一萬鎮軍將軍武威太守孩帥所部降之光祖
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壁侯塢業先疑右將軍
田昂四六至言是召昂謝而殺之使與武衛將軍梁
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雋孫言於業曰[illegible]田
昂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illegible]
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illegible]
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illegible]
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illegible]左右[illegible]
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子然一己爲君家所推[illegible]
匄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
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君主[illegible]

覬故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但孫帥
五百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偃石子之子也
六月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遜爲大都督大將軍
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遣弟
伏奴爲張掖太守和平侯弟犍爲建康軍都督
侯田昂爲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
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騭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權任
以才文武咸悅
秋九月沮渠蒙遜所部酒泉
敦煌二郡叛降於西涼又聞呂隆隆素大懼遣其
將建忠將軍犍牧府長史張潛見秦隴西公碩德
姑臧請帥其衆東遷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

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犍私謂蒙遜曰姑臧未
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爲自棄
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爲然蒙遜遣子奚
念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
小可遣犍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
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犍
臣竊以爲苟有誠信則子不爲輕若其不信則弟
不爲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
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
遜至萬歲臨松執蒙遜從弟鄯善尚子虜其民六
千餘戶蒙遜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犍爲

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元興元年秦王興遣使拜沮渠蒙遜爲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

二年秋八月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秦髮僇檀爲公而身爲侯何也構曰僇檀凶狡欺誣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將軍忠貫白日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公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勤留讓不欲居舊臣之上也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卿是何不即封張掖而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義熙八年冬十月沮渠蒙遜遷于姑臧

十一月沮渠蒙遜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立始置百官如涼王光爲三河王故事

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史

秦滅後涼

晉安帝隆安三年冬十二月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弘爲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隙吾

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爲纂重
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旦夕至
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儁
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睦則祚
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泣曰不
敢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麤暴深爲吾憂善輔永
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
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
統纂曰陛下國之冢嫡臣敢奸之紹固讓纂不許
西魏將宇文超謂紹曰纂爲將讀兵戍[illegible]臨
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
言猶在耳奈何棄喪[illegible]吾以弱年負荷大任[illegible]
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
意也卿勿復言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illegible]側自
請收之紹弗許超光弟寶之子也弘密[illegible]
紀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威恩[illegible]者宜
爲社稷計不可循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illegible]數百
臨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宮之衆[illegible]共禦[illegible]左衛
將軍齊從守端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illegible]原公
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
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illegible]右禽
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湖帥禁

兵拒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衆素畏
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絡登
殺呂超奔廣武纂憚弘兵彊以位讓弘弘曰
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
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
乃使弘出告衆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
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
咸寧謚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謚紹曰隱王以
弘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
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齊王禾郡公纂謂廬
陵前斫我一何甚也從立曰隱王先帝新崩

雖歷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陛下不死何謂甚
也纂當以其忠善遣之管察叔父鎮東將軍方鎮廣武
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一識國家
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用以濟世難可以此意諭
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
四年春三月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
弘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
辨擊之弘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殺以宮苑婦女
賞軍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
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主怠仍孫先帝始
崩隱王廢黜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

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當棟之恩當
省己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兵大掠四辱士女纂
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
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
忍見此遂歔欷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子寘於
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髮利鹿孤道過武詣呂
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爲至乃執弘
送獄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纂立妃楊氏爲后
以后父柏爲尚書左僕射涼都尹
五年　涼王纂嗜酒好獵太常楊穎諫曰陛下應
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嗜酒好獵字曰感崎嶇三嶺之間
陛下不競兢夕惕以恢弘先業而沈湎遊畋不以
國家爲事臣竊危之纂辭謝之然猶不改畋者禾
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
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
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相乃敢
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惕
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同宴於內殿
超兄中領軍隆數勸纂酒纂醉乘步輦車將超等
游禁中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賈川駱
騰倚劒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劒擊纂纂下車禽超
超利纂洞胷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

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
取纂首傳楊氏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
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秦違先
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蕃不太守超順
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叔
父巴西公佗弟隴西公繟皆在北城或說繟曰超
爲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而討之妻紀焦辨
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繟
嚴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繟超俱兄
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繟自爲禍首乎佗乃謂繟曰
超舉事已成據武庫城精兵圍之甚難且吾老矣

無新意也超弟邈遂有寵於隆隆說繟曰纂賊殺兄弟
隆切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奉立明公耳方今明公
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奈何復何疑繟信
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譴位公
隆殺有難色超曰今如果能上天豈可中下隆遂
即王位大赦改元神鼎尊母衛氏爲太后妻楊
氏爲后以超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
尚書事封安定公謚纂曰靈帝纂后楊氏將出宮
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
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所在楊
氏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

射如曰后若自殺禍及鄉宗相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謚曰穆后相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爲左司馬　夏五月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讋然人不自保姚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爭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帥步騎六萬伐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　秋七月秦隴西公碩德白余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請廣武守軍以避之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擒邈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西涼公暠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初涼將姜記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俘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俘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俘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

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強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蒙遜李暠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秦主興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　閏月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爲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留牛使爲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一出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窮困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爲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拔頴等五十餘家入質于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冬十二月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傉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傉檀怒將攻之鎮

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儁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于胡阮儁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儁檀營儁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偽與降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儁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儁檀怒攻其冒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儁檀之彊遁還

元興元年春正月禿髮傉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甘公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而降恐獲罪於執事矣傉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禕為左司馬保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為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歸之　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饑死者

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絶民請出城爲胡虜
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衆心盡阬之積
尸盈路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於河
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帥騎一萬救
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
斛遺之而還傉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湟澤
段冢民五百餘戶而還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
鹿孤曰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爲反
不取後必爲朝廷憂利鹿孤遣傉檀討之朗縛
出降傉檀送于西平徙其民於樂都冬月
南涼王傉檀攻呂隆於姑臧

三年秋七月南涼王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
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曰隆藉先世
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
終不爲吾有涼州險絶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
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入侍隆念姑臧終無救日
存乃因超請迎于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
將軍姚詰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
騎四萬迎隆于河西南涼王傉檀攝昌松魏安二
戍以避之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
道旁隆勸難擊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帥之敢
其前軍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拏入全真于袁

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爾倉松太守郭將爲酋禾太守分成二城徙隆宗於僚屬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超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叙初郭磨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磨後乞伏乾歸降秦爲滅秦者亟思遂來犇秦人追得殺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